



杨文君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落地窗洋洋洒洒地铺在地板上，墙上的那本旧日历被吹进来的风微微掀起了页脚，今天是年三十了。她迷迷糊糊地揉了揉眼睛，习惯性地伸手往床柜摸索着手机。

还是没有任何她信息，也没有任何来电记录。今年，还是自己和奶奶一起在老家过年吗？她暴躁地起床，走到窗户旁用力地一扯窗帘，看见外面一片万物复苏的景象，那颗烦躁的心才慢慢得到了缓解。她闭上眼，想着这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这几年来，家里都冷清清的，即使是过年，也毫无生气。

每次看着邻居他们一家人围在一起闹哄哄的场景，她心底和眼底都是满满的羡慕。奶奶年近，身体的原因经不起长途的颠簸，父母又远在外地工作，没有时间赶回来。她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喂，汝汝吗？我和你妈今年就不回家了。我已经往你卡里打了钱，你好好照顾奶奶。”电话那头是一年都见不到几次的父亲。

“好。”她越来越敷衍，甚至有时直接挂掉电话。她清楚地知道，陪伴与工作，父母选择了后者。但她不能怪谁，谁也不能怪。生活向来公平，多给予了她什么，终究也会从其他地方夺走一些什么。和奶奶交代了几句，她就自己一个人跑到街上溜达。看着大街上的行人三五成群，好不热闹。办年货、采购食品、礼品、添置新衣裳……而她，孑然一人，站在喧闹的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

她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看过这条老街了。眼前一片张灯结彩的景象，倒是有几分过年的气氛，商贩摊前人流络绎不绝，儿时的那家热汤面依然还存在于安静的巷尾，大人们互相道新年好，孩童则围在一起玩游戏。

她落寞地想着，热闹是别人的，孤独是她的。一天的时间总是流逝得这么快，还没来得及享受白天的时光，就要被迫接受夜幕的来临。电视上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饭桌上只有她和奶奶两个人。在这个应该阖家团圆的日子，奶奶的儿女不在身边膝下促谈，她的父母也不在她身边欢声笑语。

此后，一切安好

黄兰

时光总匆匆，不知不觉又走到了一年之末。长久的离情，终究归于一年到头的春节回家。看着熟悉中又带着些陌生的小山村日益渐浓的年味，我有些恍惚：又一年了啊，一年年长大，小时候的记忆在时光的流逝中逐渐被侵蚀得消失殆尽。

走在被红色装点了的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小山村道路上，我努力寻找着儿时的记忆，努力寻找却找不到当初的感觉，好似时光远去，把一切也带走了。逛了大半圈，我有些气馁地正准备打道回府时，一个记忆里熟悉的呼唤让我定住脚步，“阿兰！”我回头一看，还真是儿时的玩伴，不由自主地笑道，“阿华！”他也和我一般不禁大笑，默契一如往常。然而事实上我们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了，真好，世事变化无常，我们有着很多无奈，但是时光和距离没有让我们变得陌生！

“这些年在哪高就啦？”我看着与从前相比变得高大了的玩伴，不禁打趣道。他有些无奈，“别闹，好好说话！”果然还是这么了解我，只言片语也能知道我想干嘛，我只能耸耸肩：“好啦，说认真的，你还好吗？”他脸上浮现我解读不了的神情，最后又转变回小时候我记忆中的那个他，“柴米油盐，一日三餐，平平常常，放心了吧？”

尽管感觉他瞒着我什么，但是还是愿意相信他，“你一出去就是这么多年，你说说我们多久没见了？”

他静默道：“七八年了吧，我一般不在春节回家，平时回来你都在上课。”熟悉的声音里带着愧疚，我原本还有些怨气，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但我还是有些郁闷，“哼，搞得像我欺负你一样，这么委屈。”说完我就故意背对着他，他顿时有些急了，“阿兰，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再次看见他这么呆的样子，我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阿华，你还是这么可爱！”他看着我，只能无奈地摇摇头，“你啊——唉，败给你了！走，送你回家！”我的笑容更灿烂了一些，但是得寸进尺是我的风格，“都怪你，都不回来过年，每次都没人陪我玩，无聊死了。”尽管知道我这是无理取闹，他还是纵容着，“是是，都是小人的错，害得公主殿下无聊了，小人赔罪！”“知道就好，摆驾回宫。”我说完就扔下他往前走了，他连忙跟上我，那刻，我们的笑容很灿烂，很灿烂。真好，无论你多无理取闹，总有人陪你着，这会让你最珍贵的东西，要好好珍惜。

我以为，最大的惊喜莫过于我们的相连。不想，还有着更大的惊喜等着我。那天天都黑了，他发消息让我出门，我一直不愿意，因为我真的很怕黑。最后拗不过他，只能等他来接我。没想到，他还是开车过来的，“去哪儿，还开车？”

他只是很神秘地说道：“上车，到了就知道了！”我一脸疑惑，但还是本着多年信任，上了车。感觉车越开越远，我开始有点不安：“这么黑，你还打算去镇上玩？”他安抚着说：“别怕，没多远的，等会就有光了！”“知道我怕黑，还坑我。果然发小就是不靠谱！”我不禁抱怨道。他轻轻地笑了：“你也是发小，按你的说法你也不靠谱。”

……说说笑笑，我们很快就来到了我们隔壁村，最后在一栋房子的墙角停了下来，我疑惑地看着他，他似乎很高兴，拉着我步伐飞快，“跟我来！”

他把我带进屋子里，看见一屋子的人，我瞬间懵掉了，他们很开心地向我打招呼，“阿兰阿兰，还记得我吗，我是磊子……”“我是小瑶……”我突然反应不过来，这些熟悉的名字，陌生的面孔，“你，你们！”最后，我笑了“小学同学聚会是吗？”我转头询问阿华，只见他点了点头。扫了一圈这些曾经最熟悉的人，我竟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当初还小，我又是提前转学的，我以为再也联系不上了，没有想到，还有再见之日，眼眶感觉润润的。看向阿华，我只能给他一个大大的笑容，“兄弟，谢啦！”他拍了拍我的头，“去玩吧，等会累了我就送你回去！”我点了点头，就跑了。

我着急地寻找一个熟悉的身影，四处环视，终于在小房间看见了那个，当真正看到想找的那个人时，却不太敢上去。这时，她正好回头，看见我一脸不可置信，“阿兰？”我跑上去抱住了她，“阿雪，我终于找到你了。我试过找我们村里的人帮忙联系，可是都找不到你。”阿雪也是很激动，“我也找不到你，你们村里就你和阿华两个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他也是神出鬼没的，真是伤心。”时隔多年，我终于找回了我的闺蜜，真好！我们好像从未分离过，一起分享这些年的秘密，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聚会结束后，阿雪那句“我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无论在哪儿总会熠熠发光，我会在远方一直祝福着我。”

阿华送我回家的路上，我和他提及我们两都避之不谈的话题，我告诉了他我内心的想法，“阿华，我不怪你违背我们的誓言，我们都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你最后选择读书这件事，我尊重你，并没有怪你，就像阿雪说的我们聚起来是一团火，散开是满天星。我会带着你那份，继续前行。只是遗憾不能陪你一起，我只能在背后默默祝福你！”阿华只是静静看着我，我知道他懂，他说：“不能陪你，愿你此后一切安好！”

这是这个春节里我收到最好的祝福，也愿你此后，一切安好！

(作者单位: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广告1741班)

这个春节，还有什么祝福吗？手机的声响打破了客厅的安静，奶奶从沙发上起身去接电话了。“喂，妈，是我。”手机那头传来声音，“想来想去，我们决定过几天设这么忙了，就回家一趟，这件事你先不要告诉汝汝。”……

“好，我知道了，你们在外面也要照顾好自己。”奶奶开心地走了进来。她转过身一脸好奇地问道，“奶奶，谁啊？”“是哪位亲戚要来吗？”“是你爸，傻孩子。”奶奶满脸慈祥地说道。“他说什么了？”她表面看似漫不经心地问到，其实，内心深处强烈地想听到他们会回来的消息。“也就唠唠叨叨几句。”奶奶握着她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红包。

“孩子，新年快乐。”她张开双臂拥抱了奶奶，很多祝福的话哽咽在了喉咙里，最后只剩下那句。“奶奶，愿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未来的日子，她还要陪奶奶走很长很长的路。

这几天，大街小巷都是敲锣打鼓舞龙狮的声音，似乎大家都认为这样才是过年应有的样子。民间艺人“百本张”曾在他的曲本中这样写道：“正月里家家贺新年，元宵佳节把灯观，月正圆，花盒子处处瞅，炮竹阵阵喧，惹得人大街小巷都游串。”她的思绪越飘越远，直到那一声急促的门铃声把她拉回到了现实。

春节

庞皓天

今年，是这座小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第一年。

很多人在刚听到这个政策通知时都有些不屑一顾，毕竟以往每年都有这么多户人家要在大年初那天晚上在自家门前燃上一长串八百响的鞭炮，就是想红红火火的迎个新年，岂能说禁就禁了？

但是很多人们发现，今年这个要求不是闹着玩的。所有中小学生在放假前都发了一张通知信单，告诫学生家长们今年不准燃放烟花爆竹，各级政府单位也一再三令五申公职人员不得带头放鞭炮，每天都有警车在街上一边巡逻一边宣传着私自燃放爆竹的要处十五天拘留以及罚款的处罚，大大小小的商店里往年专门摆各种尺寸鞭炮的地方也空了出来，买年货的人不用再提着笨重的鞭炮回家了，但是没有几个是为此感到高兴的。

放假假期刚回到家就从爸妈嘴里得知了这个消息，与他们惋惜的语气不同，我并没有太惊讶，毕竟都已经这么多城市禁止在市区内放鞭炮了。我心想这样也挺好，不用一到春节就放眼望去全是烟雾缭绕了。按照往年，很多人家要在除夕夜的前几天一直放鞭炮到大年初七，整座城市都消停不下来。尤其是除夕夜那天晚上，十二点的钟声一响，全城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响起络绎不绝的鞭炮声，能持续热热闹闹到一点多。之后的三四天里，这座小城就成了天上的仙境，到处都是带着火药味的白雾。

其实还是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呢。鞭炮在我眼里不单是为了图个喜庆热闹，更多是小城的人们对春节的祝福，意味着感谢过去一年自己的努力，做好迎接新的一年准备。出门买菜时购物车里少了散发着淡淡火药味的鞭炮，清洁卫生之后看着往年专门留着放鞭炮的地方空出来，心里总会有些失落。

没有烟花鞭炮的春节，该何祝福呢？

很快，就到了回老家吃年夜饭的时候。我们早早地回了老家，全家人一齐动手贴春联包饺子倒也忙得乐手。到了晚上，我教着爷爷怎么操作遥控器看新买的电视，看着他布满岁月痕迹的脸庞呵呵地听着我说话，不时慈爱地看着我，与此同时奶奶就在厨房里忙前忙后的，像是要张罗一桌满汉全席一样。我的心微微一动，心想爷爷奶奶每年就等着这个时候能全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地过个好年吧。转念一想，这个时候有没有鞭炮还重要么，家人的陪伴就是对老人们最好的春节祝福。

这是老人们的春节，家人的陪伴最重要。

吃过年夜饭，我们要开车回老家。行驶在村间的小路上，透过车窗，能看到路边有不少成群结队的小孩鬼鬼祟祟地拿出藏在怀里的烟花，一番东张西望后放在地上点燃，然后怪叫一声一起跑开，只留下身后爆开的绚烂火花照耀这一宁静的小天地。车子穿过整个村子，能听到像这样的动静在全村的各个角落都不时地响起。就像头顶的夜空，星星在上面一闪一闪的，虽然没有月亮耀眼，但又让人无法忽视。

这是小孩们的春节，快乐最重要。

回到家里，发觉还有好一会才到跨年的时候，打开春晚

“汝汝啊，去开一下门。”奶奶在厨房里对她喊道。“知道了。”门打开的那一瞬间，看着日夜思念的人猝不及防地就出现在她的视线里，她反而说不出话来了。是震惊？是激动？还是害怕？

“汝汝，新年好。”是母亲久违的拥抱，好久了，久到让她差点都忘记了这个温暖的怀抱。

“汝汝是不认得爸妈了不成？”父亲见她木讷地没有反应，调侃地说道。

“哎呀，你们一家人站在门口干嘛，回家了还不进屋。”奶奶听到了声音，一边用身上的围裙擦着双手一边走了出来。

父亲和母亲先后向奶奶问了好，奶奶激动地说了句，“回家就好”。

“汝汝，你的新年礼物。”父亲把一个手提的小袋子交到了她的手上，母亲在她耳边附和着说，“这可是你爸亲自挑的礼物”。

“谢谢爸。”三年了，这种心窝暖暖的感觉又回来了。终于，家里不再是冷清清的的了。他们，回来了。相聚的时刻总是短暂的，这几天的陪伴，其实也应该知足了。

最后的列车到站了，她看着父母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人海中，有什么东西慢慢的模糊了视线。她想着，人会回来，自然也会离开。

她望着那条看不到尽头的铁轨，我们祝福着彼此，直至生命的远去。

(作者单位: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广告1742班)



又觉得没啥看头，决定出门游荡。走在大街上，发现这座小城的街道难得的冷清，想必大多都呆在家里等着跨年吧。去年这个时候的小城，还是会有点喧闹的，总会有一帮小孩成群结队的在街头放烟花，时不时会有几户人家开门在门前点几串小鞭炮为跨年预热，今年这些全都失去了踪影。

因为有他们。他们有的坐着巡逻车开着警笛在大街小巷穿梭，一旦发现有人想燃放烟花爆竹的就立马制止，耐心地跟他们说明政策；有的将警车停在路边，不停地踩着脚同时往冰冷的手哈热气，还要留意着城市的动静，防范着不法分子的图谋不轨。像这样的工作往往要持续到未来好几天，毕竟每逢春节之际也是各种小偷团伙出门作案的好时候。他们穿着威武的制服，干着很多人都不愿意干的活，他们守护着这座城市，他们让更多的人可以安心过春节。

这是人民警察的春节，人们的安全最重要。跨年的钟声终于响起，这座小城还是依旧的宁静，就像安静的湖面没有一丝波纹。突然，一颗不起眼的光点冲破了这湖面，呼啸着冲向高处，在漆黑的夜空中爆发出一朵绚丽的火花！我被惊醒似的抬头看向它，相信这座小城的很多人也都在做出同样的反应——惊讶地冲到窗边或是在街道上惊奇地抬头仰望。后面的光点不负人们的期望一次次划破天际，为漆黑的夜空带来绚丽的色彩，焰火绽放的余音中似乎还能听到孩子嬉笑着逃窜的声音。

我静静地站在街头，看着天空绽放的火花，思绪万千。这点小烟花虽然远不及去年满城鞭炮声的声势浩大，但却能让人心头一动，就像是以往的在除夕夜跨年钟声敲响后，在父亲的催促下慢慢悠悠地点燃了鞭炮的引线一样。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夜空又恢复了宁静。我看到不远处的街边就停着一辆警车，几个警察一边搓着手一边用期待的眼神看向天空，应该是在这焰火中看到了家里守着电视等他们执勤归来的家人吧。

这时候，一个小小的烟花好像又成了春节最重要的东西。

我相信，这座小城里有很多人都在回味着刚刚短暂而又漫长的美丽。他们或是站在窗边，或是嬉笑着在街头打闹，或是坐在沙发上慈爱地看着身边的亲人，或是笑着对身边的同事说一声新年快乐。

因为，这是春节的祝福呀。

(作者单位:国际教育学院 会计1886班)

被遗忘的祝福

刘承懿

这便是我们之间的相遇，有些可笑，也有些唐突，但却是现在无比怀念的回忆。

记忆中的新宇，是个有些瘦弱的少年。他有着三角眼，眉毛短粗而上挑，再配上塌鼻子薄嘴唇，就组合成了这个有些滑稽的面相。他也正是一个这么好玩的人，总喜欢说着些不着边际的笑话，想尽法子逗我发笑。另外，他还能画得一手好画，寥寥数笔便能勾勒出一个形象，生动又传神。我就常常成为他笔下的主角，跟随着新宇的画笔，游走于他笔下的世界，突破次元间的间隔。我时而化身为统治天下的皇帝，威风凛凛却又眼露慈悲；又或者是贫贱至极的乞丐，衣衫破旧而受人唾弃；又或者是那气凛然的魔王，相貌可怖让人不寒而栗。他总喜欢把这些打趣之作拿来给我欣赏，像极了好事就要讨赏的小孩。我也往往被他逗乐，却又不满于总是拿我开刀，便常常向他直翻白眼。

“啥时候也画画你，老画我可不行啊，”我摊了摊手，“我都快被你玩坏了。”但他每次都是口头应付，说着下次就换别人恶搞，但却依旧乐此不疲的画着我。我对此虽是无奈，但也无可奈何。但老实说，我隐然间甚至还有些期待。好奇着下一次，他又会怎样画我。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整个初中。我们在学校里画着画，老是相互斗嘴。到了放学，更是结伴而行，一同回家。我们在

路上交流着彼此的想法，谈论着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那年我们年少轻狂，总是海了天的高谈阔论，用自己有限的学识去评定是成败。我们时而驻足交谈，又时而奋步急行。从天明走到夜幕低垂，街旁的路灯渐渐一盏盏的亮起，发出昏黄色的光芒。长街上万家灯火，急促而过的车流扬起淡淡烟尘，这是极具烟火气的时刻。身着校服的我们，便融化进这浓浓夜色之中。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很快，我们就到分别的时节。与相识时的怀念，相处时的快活相比，离别无疑是短暂而乏味的。我们再一次一起回家，路上我们都不发一言，似乎沉默能让时间停滞不前，我们都想停下这过隙的白马。但终于，他转过头看着我，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该说再见了，兄弟，我们要分别了，”他一字一顿，“明天我就要去外地了，以后或许再难相见了。”“未来可期，”我打断他，“总会有再见的一天的。”“是的，那就……”他忽然下了决心，“祝你未来一切都好，再会了！”接着，便往他家的方向跑去。

那一天，是五年前的春节。我静默地看着他远去的方向，孤单单的站立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难过得不能自己，就像是心里有什么东西崩塌了。直到这时，我才彻彻底底地想起来，想起这遗忘的祝福，从这五年的梦境中清醒过来。时光荏苒，如今又是一年一度的春节了。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我们才能再会？但我一直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会再见的。兄弟，无论你在哪里，我都希望你都能好好的，未来可期。这么久违的祝福，在这阖家团圆之际，也希望你能收到。

(作者单位:国际教育学院 会计1782班)

